

妙相季

燕王的 日月

桩桩

桩桩

zhuangzhuang

著

下

原名：皇后出墙记

百变故事女王桩桩
快乐讲述永乐帝后「出墙」传奇

YANWANGDE

RIYUE

清丽文字中荡起大气磅礴，
最初的心动与最诚挚的爱情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燕山文艺出版社

燕王的 日子

桩桩

zhuangzhuang

著

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燕王的日月 (全二册) / 桩桩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4. 7

ISBN 978-7-5511-2030-2

I. 燕… II. 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6291 号

书 名: 燕王的日月 (全二册)

著 者: 桩 桩

责任编辑: 李 爽

责任校对: 李 伟 李 鸥

装帧设计: 姚姚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合众协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33.25

字 数: 64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
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030-2

定 价: 45.00 元 (全二册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下
册

第二十七章	情动 · 269
第二十八章	幽兰之约 · 280
第二十九章	凤阳治军 · 296
第三十章	和解 · 309
第三十一章	凤目泣血 · 321
第三十二章	巧解佛经 · 330
第三十三章	宫闹秘事 · 346
第三十四章	就藩北平 · 352
第三十五章	齐心 · 363
第三十六章	接管燕王府 · 378
第三十七章	奔丧 · 388
第三十八章	仇恨 · 399
第三十九章	出兵 · 409
第四十章	太子薨 · 421
第四十一章	风云变 · 431
第四十二章	靖难之始 · 441
第四十三章	恨难消情难断 · 453
第四十四章	血战 · 465
第四十五章	生离死别 · 477
第四十六章	景隆闯宫 · 491
第四十七章	重逢 · 500
第四十八章	发如雪 · 512

“啊！”

刺耳的尖叫声吵醒了朱棣，他睁开眼，锦曦坐在床上惊慌失措。

“醒了吗？”

“啊——”锦曦又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，一把捞过锦被裹住自己，情不自禁往后退缩。

朱棣笑了笑下了床，边穿衣服边说：“今日要进宫谢恩，本王没时间与你解释，回府之后再问吧。来人！侍候王妃沐浴更衣！”

锦曦反应过来，脸一红喝道：“你出去！”

朱棣听了这话怔了怔，邪邪一笑，大步走到床前，连人带被把她抱了起来。

锦曦大惊，伸手去推，只觉手软绵绵的竟使不出什么力气，心中一慌，提起丹田气，内息空空荡荡，她张了张嘴，脑中白光闪动，眼泪就滴落下来，“你狠，朱棣，你真是狠！”

她抬手一巴掌轻轻脆脆扇在朱棣脸上，朱棣抱着她大笑着迈步走入屏风后面，当她在扇风。

“你废我武功！”锦曦胸膛起伏，头抵住朱棣哭了起来。

“扑通！”朱棣把她扔进了木桶，居高临下望着她，“误了进宫是大事，回府后再与你细说原委。我想，你也不愿被人瞧魏国公府的笑话！本王也丢不起这个人，你若一直哭下去，本王便独自进宫。我给你半个时辰，打扮停当！”

锦曦浸在水里，泪水涔涔而下。脑子里一个声音在说，不能，不能让别人看笑话，她骄傲地抬起头，“从宫里回来，王爷会给锦曦一个满意的答案吗？”

朱棣瞥她一眼，锦曦赶紧往水里沉，“呵呵，衣衫是本王脱的，洞房花烛已经过了，你已是本王的人了，难道还怕本王看？半个时辰，你若迟了，本王便独自进宫！”说完一甩衣袍离开。

锦曦恨得一掌拍下，水花溅起，她脑子晕了，现在却顾不得去想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知道要在半个时辰内打扮好。

“珍珠！”

站在屏风外的侍女赶紧进来：“王妃！”

锦曦没看到珍珠，顾不得问她去哪儿了，心想一切都等回宫再说，便对侍女喝道：“半个时辰内把我打扮好！快点！我全身无力！该死的朱棣！”

侍女见她怒骂燕王，惊愕得不敢多嘴，齐齐动手为锦曦沐浴。

朱棣在外间听到，哼了一声，眉梢眼角却全是笑意。“来人，去把尹白衣叫来。”

“是！王爷！”

尹白衣进来时，朱棣悠然地坐在外间喝粥。

“都下去吧！”遣下侍从，朱棣才慢慢地站起来，眉头微皱，“白衣推断是何人所为？”

“太子得不到，有可能。李景隆表现反常也有可能。秦王……也不可小觑，白衣心中最大的怀疑人选却是徐辉祖，他极不喜欢王爷，一心想让王妃嫁给太子。”尹白衣说出了自己的猜测。

朱棣负手在房中踱步，回头道：“王妃醒了，因为武功尽失发脾气。今日要入宫谢恩，怕是宫中早知昨日发生的事情了，她必须完好地出现在宫里。从宫中回来再和她解释吧，只是这几日都给我盯紧了，任何人往来，只要不伤着她，就不要再打扰了。”

“王爷是想……”

“他会出现的，迟早罢了。”

“王爷这两日注意休息，你手上还有伤。”

朱棣扬了扬手，笑道：“自然是为救王妃挡刺客而受的伤，你说，王妃会为之感动吗？”

尹白衣愣了愣，咧开嘴笑了，粗犷的脸上闪动着了然的温柔。“属下祝王爷

与王妃伉俪情深，白头到老。”

朱棣只笑不语。

“公子，燕王与王妃今日入宫谢恩，皇上皇后极为高兴，赏赐丰厚。责刑部破案。”

李景隆目光凝视在那盆素翠红轮莲瓣上，恍若未闻。

银蝶展开另一张纸卷瞧了瞧，未读。

天气寒冷，兰园中的兰被小心地罩上了棉纸罩，像一棵棵小蘑菇星罗棋布在园中。李景隆叹了口气，小心揭开一个纸罩，里面是极普通的春兰，他轻抚着兰叶，叶面上几丝淡黄色的经络挺拔秀美。李景隆又想起锦曦长发垂地微风轻扬的样子，心中烦闷，手指用力掐下一片兰叶来。

“公子，燕王妃与常人无异，据宫中线报，燕王夫妇伉俪情深，燕王不顾礼仪，始终陪伴在王妃身边，皇上皇后听说大婚遇刺之事，也没有责怪燕王。”银蝶思量再三，斗胆将纸条上的内容念了出来。

“伉俪情深……哼！”李景隆冷笑了声，手中的兰叶在他手中抚弄着，指尖那抹绿意风中微微颤动，似耐不住他的指力。

银蝶小心地看了他一眼，垂下眼眸叹气。

“你叹什么气呢？你家公子风度翩翩，像是落入情网之人？”李景隆没有回头，慢声说道，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来，“燕王夫妇三朝回门之时，把这片兰叶送给燕王妃！”

“是！”

李景隆长吐一口气，在兰园中即兴打出一套拳法。兰园中但见锦衣俊逸，身形潇洒至极，等到收掌，他呵呵笑了起来：“我怎么就怀疑独憔悴的毒性呢？锦曦，以朱棣骄傲的性子，你会提剑想杀了他是吗？”

笑声在兰园中回荡，他蓦地噤声，脸色变得铁青：“你居然敢把兰花改绣成梧桐，还做成轿帘招摇过市，锦曦，你胆子实在是太大了！你以为靠住了朱棣，我就拿你没办法吗？！”

李景隆并没猜错，从宫中回到王府，锦曦便冷了脸，瞅着朱棣让他给个解释。

“不错，今日表现真的不错，连本王都相信王妃情真意切，温柔斯文呢，呵

呵!”朱棣想起锦曦没了内力，武功变成花拳绣腿，就忍俊不禁。

“王爷答应过锦曦，从宫中谢恩回府，便告知锦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!”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内力反正也没有了，锦曦只想知道是何人下毒，为什么一早床榻如此凌乱而自己却没有不适。

朱棣转过身，心情如银白素锦上的四条团云龙在腾飞。他含笑道：“你中了毒，是尹白衣救了你一命，我已收他做我王府幕僚。你中的毒叫独憔悴，意思是说要么保命，要么没了武功，本王怎么忍心让新过门的王妃死于非命呢？自然就保命了，你的武功么……自然就没了。呵呵!”

“何人下毒?!”锦曦心沉沉地往下落去，死撑着不肯哭出来，哑声问道。

“这个么……刺客自尽，死无对证。还在查。”朱棣老老实实地告诉她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。

锦曦站起身，挺直了背：“锦曦能否见到侍女珍珠?”

“当然，你是本王的王妃，难道见个人也要向本王禀报?”朱棣走到锦曦面前，对她服软的表现极为满意。

朱棣屡受锦曦欺负，这时扬眉吐气，走到锦曦身边伸手轻佻地屈起手指抬起她的下巴，“你也有想哭的时候？还记得本王在凤阳说的话么？天意啊，老天都要派个人来废了你的武功，不过，如果你听话，本王没准儿能寻到解毒之物，恢复你的武功呢?”

“啪!”锦曦气闷已久，再听朱棣嬉笑得意，一扬手就打了过去。朱棣没想到锦曦说打就打，俊脸上顿时浮起几道红痕。

锦曦知道自己这巴掌倒是出了气，朱棣就不肯放过她了。她抬起下巴倔强地看着朱棣，打定主意，绝不认错!

朱棣震惊地看着锦曦，这个女子没了武功还敢这么嚣张?!他盯着锦曦，凤目中涌起怒气，拦腰抱起了她。

“朱棣!你落井下石，心胸狭隘，亏我三番五次护你性命!”锦曦气急败坏地挣扎着，不住捶打。朱棣压根儿不当回事，抱了她径直往房中行去。

锦曦挣扎不过马上认清现实，高声叫喊着：“王爷，锦曦知错了!”

朱棣冷冷一笑，“实话告诉你，你的武功就是本王废的，本王言出必行，你以后休想再动本王一指。现在知错，晚了。”

“救命啊!”锦曦大惊，想起今晨床榻上一片凌乱，心里越来越慌，顾不得是在王府中，大喊着挣扎。

一直守在新房外的燕十七的拳头捏得死紧，眼一闭冲了过去，“禀王爷！刺客有消息了！”

锦曦猛然噤声，头一低埋在朱棣怀里，两行清泪汹涌而下。

朱棣低头看了看她，更加愤怒，燕十七是吗？见了燕十七就变得这么乖？他一脚踢开房门笑了起来：“查出何人指使，送份厚礼给他，告诉他本王非常满意他送的贺礼！”

燕十七额头青筋暴起，星眸中隐隐有种痛，刺激着他不顾一切地要冲进房内。

“十七！”尹白衣低喝一声，硬生生拉住了他，“你做什么？！”

“放手！”燕十七目中呈现怒意。

“胡闹！她是王妃！十七！”尹白衣拉住燕十七就往外走。

燕十七早想带锦曦走，碍于锦曦身份，此时见锦曦在朱棣怀中挣扎哪还忍得住，一掌切下，尹白衣没想到他这般忍无可忍，被燕十七拍得一个趔趄后退几步，正要出掌，房门口竟走出锦曦和朱棣。

朱棣手轻轻扶在锦曦腰间，锦曦浅浅地笑道：“十七，方才王爷的吩咐你听清了吗？我还得加上一句，王爷谢他，我可不谢，你要查出这个人，也帮我废了他。”

她扬起脸对朱棣嗔怪道：“没有武功你开心啦？！咱们比箭去，谁说没武功我就不能赢你！白衣，你做中间人，好生瞧瞧锦曦的箭技！”

朱棣只含笑看着她，目中情意绵绵之至。

燕十七呆愣住，转身就往外走，脸涨得通红，暗暗骂自己多管闲事，人家夫妻俩调笑，你紧张什么？！一种尖锐的痛在心底里泛开，等走出后院，四下无人时，燕十七蓦地一拳击出，院中一块太湖石应声而碎。

燕十七只觉痛快，忧伤随即涌来，他足尖一点迅速地奔出了燕王府。

直到看不到燕十七的背影，锦曦才收了笑容，转身疲惫地走回房中，“王爷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没武功了，你觉得还不解恨么？我让你打回来可好？”

从门口望过去，锦曦委顿地坐在梳背椅上，冬日的阳光照在她身上，却带不起丝毫暖意。朱棣心里说不出的郁闷，得意与兴奋消失无踪，他跺了跺脚走出房门，对尹白衣淡淡地说了句：“找珍珠来陪着她。”

尹白衣叹了口气，等到朱棣走远才来到房中温言道：“王妃！”

“白衣！”锦曦眼泪止不住往下落，睁大了眼睛满怀希望地说，“你深藏不

露，定有救我的法子，是不是？白衣，我不会没有武功，不会……就这样待在王府一辈子！”话才说完，已放声大哭起来。

尹白衣不知如何回答，他瞧得清楚，燕王对锦曦有情，而眼下锦曦却怎么也不肯接受他。两个人一般骄傲，他甚是为难。看锦曦哭得厉害，心里又极是不忍，在房中转得几转，有了主意。

“锦曦，王爷心高气傲，你屡次折辱他，你站他的角度想，你会如何？”

锦曦委屈，从一开始明明是朱棣惹她，明明自己中毒没了内力，还要受气？她擦干眼泪站起身道：“明朝回门，我自会求父亲遍寻名医，我，我再也不回燕王府了！”

这本是赌气之语，尹白衣听了暗自心惊，劝慰几句叫来珍珠陪着锦曦，赶紧去禀报朱棣。走在路上尹白衣不住摇头，怎么自己成了和稀泥的呢？

朱棣说不清楚自己为何会这样对锦曦，就想逗着她玩，惹哭了又心疼。听尹白衣说完，一拳打在桌上：“你要本王去赔小心？放眼王朝，此事传出，我燕王府声名何在？本王颜面何存？”

“王妃没了武功……王爷可知道，习武之人若是没有武功是多么难受？她已有超出寻常人的忍耐力，王爷何苦在这当口还要出言刺激她？王爷三思，莫要中了别人的奸计，刺客为何对王妃下独憔悴？白衣思前想后，还是恢复王妃功力为好。”尹白衣苦口婆心地劝道。

朱棣一醒，是啊，为什么指使刺客之人会让锦曦武功尽失呢？难道想看到的就是他与锦曦斗气吗？他咬牙道：“好毒的计谋，好狠的手段！”

“王爷，是否让王妃恢复武功呢？”

“不！他迟早会出现的，明天去魏国公府，给我盯紧了，本王倒想知道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！”朱棣眸中闪过深思，站起身往后院走去。

尹白衣见朱棣寒着脸，生怕他又与锦曦斗气，小心道：“王妃她……”

“她心气高，本王便与她打个赌，若是她赢了，本王马上还她武功！”朱棣对此事已想得明白，嘴角勾出一丝笑意。

锦曦坐在绣棚前绣花，她画了幅自画像，像中女子明眸善睐，长发飘飘。她骑在马上张弓搭箭，胯下大黑马神骏扬蹄，风带起衣袂翻飞，眉间透出一股英气。

如果没了武功，画幅像安慰下自己也好。锦曦唇边掠起似有似无的苦笑，

将那股痛心与懊恼抛开，她想自己从来不是受了打击会一蹶不振的人。短短时间里，她已想到父亲没有武功一样驰骋沙场，自己没有的是内力，武功底子还在，身体较常人不知灵活了多少。

“青云衣兮白霓裳，举长矢兮射天狼！”锦曦喃喃自语，手飞针落，专心致志地绣着画像。

珍珠有些撑不住，打了个哈欠劝道：“小姐，明日回门，今儿早些歇息吧。”

“你先睡吧，我还不困，你再移个灯烛过来。”锦曦睡不着，也不敢睡，她怕停歇下来，那种悲伤与抑郁会像潮水般将她淹没了。

新房设在烟雨楼旁的来燕阁，朱棣本打定了主意去找锦曦，走到来燕阁外又打消了主意。他回到烟雨楼，推开了向西的轩窗，从这里整个后院尽收眼底，而来燕阁近在眼前。

他就一直坐在轩窗旁安静地看着锦曦画画，然后坐在绣棚前绣花。

她绣了一个下午，连端进房内的晚膳也没有动。等到晚来风起，来燕阁的窗户关上了，朦胧的灯光映出锦曦的身影，朱棣还稳坐窗前沉思。

小三保看出了端倪，时不时进进出出，有意无意地说说打听到的情况。

朱棣没有阻止，也没有询问，痴痴地瞧着，凤目中闪动着复杂的光。

“主子，给你热了壶花雕。”小三保知道若叫朱棣关上窗是不可能的，体贴地烫了酒送来。

朱棣端起酒杯，见正是青瓷，想起生辰时与李景隆饮酒，李景隆把青瓷喻做女人的肌肤，嘲弄地笑了。自己是从何时为她心动的呢？在凤阳么？还是在城中第一次争斗给了她一巴掌时？

“主子，想抚琴一曲吗？”小三保机灵地提议。

抚琴？朱棣眼睛眯了眯，侧过头饮下一杯酒不屑道：“我说三保啊，你主人岂是这等无用之人？要学那些酸腐之人以琴传情？”

小三保低下头，心道你不屑学酸腐之人，看一晚上窗影了，还不酸？嘴里却道：“主子岂是那些酸人可比？奏出的琴音也是铿锵有力。”

“呵呵！”朱棣不觉有些微醺，站起身笑道，“取枪来！本王没抚琴的雅致却有舞枪的兴致！”

“可是王爷，你的手……”小三保有些担心。

“这点小伤算什么，若是在战场上，流更多的血也死不了！”

月光下，后园花木扶疏。朱棣一抖银枪，挑开朵朵银花，冬夜中扫起一片

雪雾。身形矫健，枪如游蛇吞芒。

“好！主子好枪法！”小三保兴奋地拍起掌来。

“枪挑八方兮灵蛇，寸芒蔽日兮独锋！驱鞑虏兮驰骋，丈夫之志兮四海！”朱棣舞至兴头，慨然长歌。枪尖急吐，扭腰回身蓦得掷出。

银枪“夺”的一声刺入树干，红缨颤动，他哈哈大笑，郁闷从胸中一扫而出。

“啪！啪！”清楚两声掌声传来。

朱棣斜斜飞去一记眼神。

锦曦青衣劲装，头发束起，神采奕奕站在园中，缓缓吐出一句：“如今可与王爷公平一战，王爷可有兴趣？”

她的脸在淡淡的灯光下散发着一股傲气，眼睛灿亮，微抬着头逼视着他。

朱棣一手抚上树上银枪，曼声道：“公平吗？也是，本王在王妃手中屡次受挫，如今机会难得，王妃若败在本王手下怎么说呢？”

“从前凭着有内力胜了你，你总是不服，心有怨气。我嫁入了燕王府，不情不愿也得顶了这头衔。王爷可愿与锦曦打个赌？”锦曦听得院中有人舞枪，开了窗户，见朱棣身手矫健枪法精奇忍不住喝彩，她心痒难忍，想知道若是没了内力会是什么样子。

刻意避开朱棣魅惑的眼神，锦曦手一翻，三尺青锋稳稳握在手中。

“呵呵，王妃想赌什么？”朱棣漫不经心地用力一拔，起出银枪，随手挽了个花枪，姿势优雅漂亮。他素袍银枪，站在白雪之中玉树临风。

锦曦看得一呆，原来朱棣也有潇洒的一面，她定了定心神朗声道：“若锦曦赢了，王爷不得再为难于我，这燕王府任我自由出入，王爷自去纳侍妾，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！”

朱棣心中大怒，脸上慢慢浮起讥讽的笑容：“原来我的王妃是想顶个空名头！本王若是输了，王妃自便，只要不丢我燕王府的脸就行！可若是本王赢了，王妃最好规矩点，好好学学如何侍夫的！”

锦曦咬咬嘴唇，大喝一声，剑如疾电刺向朱棣。

朱棣冷冷一笑，长枪摆开，迎了上去。

两人都抱了必胜的心态，招招都是狠辣。朱棣舞着长枪枪尖寸寸不离锦曦要害。锦曦身法灵巧，剑术阴柔，揉身近击，竟战了个平手。

一来二往，锦曦力气便已不济，剑招一缓，朱棣长枪挑来，锦曦险险扭腰

避过，枪如毒蛇吐信扫落她束发玉环。那一头长发便如水泻下。连他也打不过了吗？心里的悲伤直化成热雾冲上眼眶。

“呵呵！锦曦，你还不认输吗？”朱棣知道她没有内力，力气远不如自己，枪法施展开来不再让她有近身的机会，就想耗尽她的力气。

锦曦想起赌约，想起往日随意欺负朱棣，如今毫无胜算，两日来的伤心齐齐涌上心头，喉中一甜一口鲜血喷出。

朱棣吓了一跳，赶紧收势。

锦曦心口闷痛，却挺直了剑，趁机逼了过去，剑身一抖，在朱棣愣神间剑锋已压在他脖子上。锦曦惨淡地瞧着朱棣，脸上却有一抹笑容：“王爷，你输了。”才说完，腿一软就跪倒在地。

朱棣猛地甩开手中的枪，抢上一步抱起她，厉声喝道：“三保，找太医！”

锦曦固执地看着朱棣，要他许下承诺。

“你不用想了，赌约作废！”朱棣狠狠地说道，脚步未停，把她抱进了烟雨楼，小心放在床上。

“你输了王爷！你不能，不能言而无信！”锦曦压着心悸，勉强地吐出这句话来，就昏了过去。

朱棣瞪着锦曦，胸腔里那股又酸又痛的感觉折磨着他。见她晕过去，气得一巴掌猛地拍在床柱上。突看到窗边的绣棚，他走过去揭开罩锦，露出那幅绣了一半的骑马射箭图。朱棣心中的怒气消失了，手指轻抚过马上的锦曦，长叹一声，她是这般伤心？是自己逼的吗？瞬间朱棣对锦曦心事有了几分了解。怔怔地看着绣像拿不定主意。

小三保领着太医疾步进入房内，太医细细把脉后道：“王妃是急怒攻心，忧思所致，王爷不必担心，吐出淤血也是好事。”

朱棣这才松了口气，遣退众人后，他小心拂开锦曦散落的长发，喃喃道：“怎么这么倔？锦曦，你太骄傲了。”

他小心脱了锦曦的外衣，拉过锦被盖好，本想离开，心念一转又留了下来，低声笑了：“我就缠住你了又如何呢？”

朱棣搂住锦曦，让她靠在胸前，锦曦软软地倚在他怀中一动不动。这时候的锦曦是最柔顺的，她骨架小，削肩细腰，长发如水般散落。从朱棣这个角度看下去，锦曦面色苍白，露出莹润玲珑的下巴，他心里怜意顿生，手紧了紧低声道：“若不是怕你离开，我还你武功又何妨呢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锦曦醒来，睁眼便瞧见朱棣仅着中衣抱着他，“啊！”的一声便叫了出来。

“习惯就好，我的王妃！”朱棣闭着眼懒洋洋地说道，手却搂得更紧。

锦曦用手想撑开他，那股子力气朱棣就当不存在似的。她想起昨晚之事，羞恼地低喝一声：“你输了便不再为难我的。”

“锦曦，你可真伤我的心呢，你嫁给我不过三天，就想弃我而去吗？”朱棣翻身覆上，凤眼慵懒地凝视着她。

“我，我只想让你明白……”锦曦侧过头不敢看他。

朱棣热热的呼气喷在她颈边，接口道：“让我明白你没有武功照样能欺负我是么？我让你欺负便是，绝不生气，绝无报仇之心！”

锦曦有些讶异，没想到朱棣轻易服软，轻咬着唇半晌才道：“你明知道结这亲非我所愿。”

“结这亲非你所愿，却是我之所愿！”

他的语气懒散中带着坚定。锦曦秀眉扬起，一双疑惑的眼睛黑乌乌地转个不停。朱棣收起了嬉笑，嘴角微翘，凤目牢牢锁住她的眼神，一脸正经。她脸一红，用手撑着他的胸道：“王爷自重！”

“呵呵！你是我的王妃，你让本王如何自重？”朱棣见锦曦脸红如霞，俏丽不可方物，突发奇想问道：“锦曦，你害羞是吗？”

与朱棣贴这么近锦曦实在不习惯之极，又被说中心事，扬手就是一巴掌打了过去，朱棣伸手捉住，送到唇边摩挲着浅浅一吻，喉间溢出轻笑声：“在这里打不要紧，打成习惯了，本王的面子往哪儿搁呢？”

锦曦使劲抽手不管用，气鼓鼓地说道：“没面子，你休了我好啦，反正……”反正我也不想嫁你。这句话还未吐出，双唇已被吻住。

朱棣吻得甚是缠绵，力道不大不小，偏偏不让锦曦有摆脱的机会。见她吃惊地瞪大了眼呆住，朱棣伸手蒙上她的眼睛，轻声呢喃道：“我喜欢你，锦曦，在凤阳我就知道你是女儿身了。”

锦曦脑中白光闪过，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直到朱棣抬起脸，仍呆呆地望着他。

“锦曦，是我笨还是你笨？我居然在山中才知道你是女的，白白与你斗气。做我的王妃，我知道你想行侠江湖，你武功若是恢复，我答应不管你。”

锦曦犹在发呆，朱棣好笑地拍拍她的脸，“起来梳洗，今日我陪你回魏国公

府。”说完坐起身，唤侍女进房侍候。

锦曦收拾停当，脑中还迷迷糊糊的。朱棣喝着茶等她打扮好，看了她一眼笑了起来：“等等，”他站起身伸手把她发间的花簪扶了扶，歪着头瞧了瞧，又解下腰间翠玉弯下腰亲手系在她的丝绦上：“那次郊外比箭，我舍不得给你，这是母妃送我的生辰礼。”

玉佩是块龙形翡翠，锦曦拿起来瞧了瞧，上面有一行字：“龙行天下。”吓了一跳，忙不迭地想解下。

朱棣伸手挡住：“当年父皇送给母妃的。”他眼中闪过一丝伤痛，转眼便消散了，也不再解释，牵了她的手走出房，见外面风大寒冷，便问道：“送你的火狐大麾呢？”

锦曦这时才回过神，觉得朱棣就像变了个人，听他提起那件火狐大麾嘴一撇，“我怕狐狸冤魂缠着我。”

“呵呵，我说着玩的，听你大哥说你极喜欢那只火狐，只身追了去，这才下令去猎的。”

朱棣的话似冬阳般温柔，锦曦偷眼看去，他的鼻梁也很挺，唇棱角分明，剑眉修长，加上勾魂的丹凤眼原是十分清朗帅气的人。她感觉牵住自己的手大而温暖，心中顿时涌起一分甜意，羞涩地低下头笑了。

上了马车，朱棣也未骑马，亲自搀扶了她陪坐在轿中。

“你出去！别人瞧着笑话。”锦曦有几分不自在。

朱棣不动，“你习惯就好了。”

锦曦把头转过一边，不敢瞧他。

朱棣满意地笑了，低低说了句：“一直不知道你怕什么，原来，你最怕羞了。”不待锦曦反应，掀起轿帘上马陪同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锦曦暗暗问自己，心中不是为了燕十七心酸吗？怎么满心满脑想的都是朱棣？往日与朱棣争来斗去，此时竟另有一番甜蜜。她偷偷掀起一角帘子，正对上朱棣含笑的眼睛，那双凤目寒意不在，带着款款情意。锦曦缩回手，捂着嘴嗤嗤地笑了。

到了魏国公府，朱棣自与魏国公寒暄，锦曦去见母亲。

徐夫人最是关心闺阁之事，打量了锦曦半天悄声询问。

“娘，挺好的。”锦曦含糊地回答着，想起朱棣抱着她睡，扭捏起来，浑身上下散发出的娇羞之色让徐夫人放了心。

三天回门，再见自己出阁前住的绣楼，别有一番亲切。珍贝陪了锦曦上楼，嘴快地说：“小姐成亲那天，吓得老爷夫人着急得不行，还好王爷遣尹公子回府传信说小姐无事，太可怕了。不知道刺客是什么人呢。”

锦曦笑了笑，几日来已想得明白，结果已经这样了，总要往好的方向去想，没有武功再伤心，可天下不会武功的人多了，也一样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何况，如果找到师傅，没准儿还能解去独憔悴的毒。

第二天入宫，皇上皇后也问及此事，下令务必查个水落石出。燕十七道有线索，也不知道查得怎样了。是什么人想让自己失去武功呢？原本以为是朱棣，可与他纵是争斗，也不见他用卑鄙招数。朱棣的温柔让锦曦空落的心感觉到甜蜜，竟冲淡了失去武功的伤心。她相信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，倒也不急。

“珍贝，你与大哥好么？”

珍贝脸一红，轻轻摸着小腹，“我有了。”

锦曦吓了一跳，高兴地笑起来，赶紧拉珍贝坐下：“你怎么不早说？还陪我在园中走这么久，你坐下，我倒茶给你喝。”她随手去拿茶壶，一抹绿意映入眼

帘。锦曦心中一跳，拈起一片兰叶。

难道李景隆半夜还来绣楼吗？她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，兰叶新鲜，必是李景隆知道她今日回门留下的。他想说什么呢？

她细细地看着兰叶，上面隐隐的几道痕迹。锦曦凝目细看，心突突地跳了起来。她稳稳地倒了杯茶递给珍贝：“今晚我留下，想和母亲说说话儿。”

朱棣听锦曦说要留在魏国公府住一晚，眼睛就盯着锦曦打转，脸上看不出喜怒，所有的情绪都化作唇边若有所思的一抹浅笑。

这样的神色让锦曦心里发虚，始终不敢看朱棣的眼睛，然而那片兰叶让她心动，让她只能选择留在府中。锦曦硬着头皮道：“我想陪娘一晚。”

徐夫人不知就里，微笑道：“锦曦就是小孩儿脾气，这嫁出去的女儿，回门就成了，都在南京城里，又不是天远地远瞧不见了。”

听到母亲这样说，锦曦大急，她今晚非留在府中不可，眼珠一转撒娇道：“珍贝有孩子了，锦曦有体己话对她说。”

她抬起头小心地看了眼朱棣，见他还是不说话，咬咬唇便激道：“王爷这也不肯？”

“嗯。”朱棣见她眼珠乌漆漆地转个不停，想笑又忍住，心里又总结了一句，锦曦心虚时就会这样。他不想逼她太紧，但又想看她会怎么办，沉住气等着。

锦曦听到朱棣嗯了声，嘴翘了翘，顾不得父母在堂，侧过头气道：“难道嫁入王府连在家住一晚都不行吗？”

“锦曦！”徐达很疑惑，出声呵斥她，看向朱棣时却又满面堆笑，“王爷，锦曦从山上回府两年便嫁了，不舍也是有的……”他不知道锦曦为什么这样想留在家里，以为是初嫁还不习惯，出声呵斥锦曦，说话的口气还是向着她的。

朱棣听到徐达出声，轻轻笑了，他拉住锦曦的手柔声道：“瞧你急的，知道你不舍得离府，明日我来接你。”

准了？锦曦大喜，眉开眼笑，却忽略了朱棣眼中闪过的算计。

出了魏国公府，朱棣对锦曦笑笑，“天冷，回去吧。明日等我。”

锦曦目送朱棣离开，长舒一口气。不知为何，她对朱棣隐瞒，有点心虚，总感觉朱棣的目光浅浅一瞥就看破她的心事似的。

天黑后锦曦回到绣楼休息。